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吴之承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九

緇衣第三十三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陸氏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　呂氏大臨曰篇中有好賢如緇衣語故以是名篇　方氏慤曰此篇凡二十四節大抵多明人之好惡人之所宜

好者莫如賢所宜惡者莫如惡緇衣好賢之詩也

經正引此故以名篇　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獨以

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於懲惡

也　馮氏椅曰篇中多依倣聖賢之言其文有不

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以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

措　孔氏穎達曰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

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　呂氏大臨曰上不務信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劉氏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其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好呼報反惡惡上烏

路反下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慎

罰　孔氏穎達曰此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所信緇衣鄭風之首美桓公武公詩巷伯小雅篇名刺幽王詩瀆濫也愿慤也末所引詩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詩　胡氏銓曰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　呂氏大臨曰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蓋誠心不至則好惡不明好惡不明則民莫知其所從違如此而欲人心之孚天下嚮風難矣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

孚於下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孫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格來也遯逃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孔疏此尚書呂刑篇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國語云

齊許申吕皆由大姜然則吕即甫也孔注尚書吕侯後爲甫侯故穆王時謂之吕侯周宣王及平王時爲甫侯

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爲法孔疏苗民九黎之君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于西裔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謂之苗民民者冥也於是民皆爲惡起背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由不任德　孔氏穎達曰此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論語云有恥且格　馬氏晞孟曰德

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在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以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内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爲治德禮以爲本刑政以爲助 葉氏夢得曰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 應氏鏞曰書云苗民弗用靈靈善法也今引弗用命命當

作靈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惡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　馬氏晞孟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令民而使作愿民未必作愿令民而使之服民未必咸服唯好賢如緇衣則

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如巷伯則刑不試而民咸服所謂從其所行而不從其所令也　陳氏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行之感人也深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猶達也言百姓倣禹爲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孔氏穎達曰此申明上文君爲民表不可不慎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引以證民之法則於上甫刑見上引以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大雅下武之篇引以證君有善與下爲法式也方氏慤曰禹欲百姓之仁而已及百姓之興仁亦遂上之所欲而已故以遂言之　陳氏澔曰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

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重離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然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言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

案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未有民之本性不可爲仁者

謂非本性能仁繆已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説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好去聲長上聲說悅通梏詩作覺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梏大也直也（呂氏大臨曰覺明也訓大直未詳　案朱子詩傳亦訓直大又有覺其楹訓覺高大而直也則明之義已在其中矣）孔氏穎達曰此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引以

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呂氏大臨曰爲仁爭先人者得其良心之所同然靡然嚮風日用而不知也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吾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此吾所以教之也民致行已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力以奉之不忍違也　陳氏祥道曰覺出於性而非僞故覺爲直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綍與紼通音弗危行而行之行竝去聲諐詩作愆字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言出彌大也孔疏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其出行於外漸大如綸綍又大於綸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孔疏漢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鄉小者縣亦置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異名耳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綍引棺索游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高也言不高於行

行不高於言則言行相應也淑善也愆過也言善慎汝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抑之篇　呂氏大臨曰生於心則形於言形於言則發於政如絲如綸如綍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姦欺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過言者窮高極深絶類離倫自以

爲高明博大然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卒不可行於世無用之空言而已過行者可行之一時不可法於後世可行之於已不可達之於天下獨行之高行而已此君子所以弗言弗行也如此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必爲可繼之道也引詩言爲人上者當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方氏慤曰王以位言大人以道言其言如綸則有位

者之事故曰王不倡游言非有道者不能故曰大人君子則兼上下言之見在上在下皆如此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與導同行並去聲稽古兮反於音烏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猶謹也孔疏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　孔氏穎達曰

此明前經言行之事上詩大雅抑之篇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之德嗚呼先明乎又敬其容止證上當敬其言行也　陳氏祥道曰言以明理所以通彼此之情而達之也故道人以言行出於正而率以正則彼莫敢爲非也故禁人以行

眞氏德秀曰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

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呂氏大臨曰引抑詩言上之言行不可不愼引文王詩言文之盛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

通論陳氏祥道曰孔子於空空之鄙夫則叩兩端而竭焉所謂道人以言也爲魯司寇而公謹氏出其妻愼潰氏踰竟而徙所謂禁人以行也　眞氏德秀曰

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

敝有隘不恭之失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

周萬民所望長竹丈反下君長同貳或作貸同音二下同從七凶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貳不一也章文章也忠信為周

孔氏穎達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

參差詩小雅都人士之篇言彼明王時都邑之人有

士行者服此狐裘黄黄然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　馬氏晞孟曰長民者處人之上不惟其行貴有常即其形於衣服容貌之際者亦不可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矣狐裘黄黄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實以君子之德也

陳氏祥道曰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衺而奇衺之作常兆於衣服之不一狐裘燕居之服黄黄言其色也

燕居之服猶且致一如此則其出而齊民可知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黄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孔疏案詩注云狐裘取温裕而已不云大蜡鄭云蜡服者以正衣解之耳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之事故爲温裕也

案衣服不貳所服皆法服也從容禮法之内而又有常安而且久也如是則上之德壹矣以此齊民民德豈有不壹者哉言衣服者亦猶鳲鳩之言其帶伊絲其弁伊騏之意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他得反或作貳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當爲告古文告字之誤尹誥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咸皆也言君臣皆有一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孔氏穎達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詩曹風鳲鳩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以證一德之義　呂氏大臨曰可望而知者不言而喻也可述而

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況於志乎此君臣上下所以交相疑惑欲同心爲治難矣 陳氏祥道曰上以情待下故望其趨舍足以知其情下以情事上故述其功業足以志其情爲上可望而知則君於臣無可疑之行爲下可述而志則臣於君無可惑之事書言君臣皆有一德此君所以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也 陸氏佃曰可望

而知表裏如一可述而志先後如一

存異鄭氏康成曰志猶知也　孔氏穎達曰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反共音恭好呼報反案陸德明云義尚書作善陳澔本因改善今從鄭氏原本

正義鄭氏康成曰章明也癉病也　皇氏侃曰義善也　孔氏穎達曰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以刑癉病

之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引證上文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　吕氏大臨曰善居其厚惡居其薄章之癉之以示民厚則民一歸於理義所以不貳也詩言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民德所以一也　陳氏祥道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有國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

不貳引詩言此章善之謂也　方氏慤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上之用心厚矣民豈有攜貳之情乎

紊民情之本厚者以其直道而行也故在位而好是正直則民自動其天而德壹焉三代之章善癉惡孔子之無毀無譽孟子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皆是道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

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𤺺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長上聲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行去聲𤺺詩作癉共作恭邛音窮

正義鄭氏康成曰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重猶尚也援猶引也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𤺺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

勞之詩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君上多疑貳則百姓疑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臣下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以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矣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　呂氏大臨曰篇首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又曰爲上可望而知爲下可述而志此又反覆言此者蓋君臣上下之際茍非同心同德一歸於理

義則上下睽乖欲政行而事治未之有也因極言上之好惡言行所以示其下者一德而已章好者明吾所好唯理義而已非他好也慎惡者慎吾所惡唯非理非義而已非他惡也所好未必理義則君好可疑欲以化民成俗難矣所惡未必非理非義則君惡可疑欲民之不淫難矣臣之事上非理義不行故曰儀行非有隱匿詐僞之情不必多言以自解故曰不重辭以君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智所

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板板反也王者反覆二三其德則民莫知所從而病矣此證上人疑則百姓惑也卭病也爲臣者事君不止於恭敬而援其所不及使君病其不能煩其所不知使君病其不知此證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方氏慤曰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君之所及者道而所不及者事故於所不及者則不援之使及君之所知者本而所不知者末故於所不知

者則不煩之

存異鄭氏康成曰儀當為義言臣義事君則行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

辨正胡氏銓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謂堯舜為不可及不可也謂不必使其君如堯舜尤不可也鄭氏誤矣

案上之疑有二用舍不斷威福莫測善不必賞惡不必罰此民所以從違莫定也章善癉惡法紀昭明則民曉然於善之當爲而惡之必不可爲矣下之難知新進喜事浮夸無實聽其言則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發而不收慮而無成如鼂錯之更令王安石之變法之類責難陳善人臣之義然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今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紛紜滋擾日不暇給皆瑣屑煩苛舍本求末者也夫人引君當道中

正是遵俾君不若於過高之事何勞之有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褻息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播猶施也不行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皇氏侃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祇由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刑罰加於

無罪不足耻其爲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慎賞罰之事賞罰不中則勸懲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周公作誥告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甫刑穆王戒羣臣言所爲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　吕氏大臨曰好惡本諸心爵祿刑罰施於政心術不正則政刑從之不可不慎也　陳氏祥道曰爵祿之榮人情所甚欲也且不足以勸其爲善刑罰之威人情所甚惡也且

不足以耻其爲惡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書言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

敬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治平聲比音畀道與導同毋竝音無）

（葉音攝）

正義鄭氏康成曰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所循從也圖亦謀也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案過謂繆悞審謂正當）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疾猶非

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案此文見逸周書乃祭公謀父將死而告周穆王之辭以為葉公誤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體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體者今為大夫卿士　孔氏穎達曰此明臣無大小皆須恭敬謹慎人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沈氏云大臣離貳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致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

也大臣不肯爲君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民之道邇臣好則民從之好邇臣惡則民從之惡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言近臣之事無以内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大小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相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内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爲人所非毁遠臣不被障蔽也　吕氏大臨曰此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不信斯黜之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葢由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權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爲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爲道不慎則風俗

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内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臣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君之大害也　陳氏祥道曰大臣道之隆德之駿王所尊而隆之者也故言敬中庸言敬大臣則不眩是也邇則居王之左右前後者欲擇正人而已故言慎書言慎簡乃僚是也敬大臣者謂其有師尊之實而下之人所視而效也故謂之民之表詩言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謹邇臣者

謂其正朝廷以正萬民而下之人所從而由也故謂之民之道書言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至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者是也大臣則權重也權重常見謀於小臣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大臣怨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矣近臣則所親而任親而任則嘗見言於遠臣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疎故邇臣疾君毋以遠言近則邇臣不疾矣外臣則遠於王也遠於王則易為内臣之所圖矣内臣之圖得用則外臣

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遠臣蔽君毋以內圖外則遠臣不蔽矣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其所以擠陷之者謀而已內臣之於外臣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大臣言怨邇臣言疾存異葉氏夢得曰大臣牧伯也近臣四輔三公也外臣則諸侯也

案鄭孔以忠屬臣敬屬君於理則似但玩文義總重

親大臣上親者内盡其忠外盡其敬猶孟子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之意百姓不寧由大臣不治之故大臣不親由邇臣比之故蓋左右近君善窺意旨巧於逢迎大臣方嚴素爲其所疾常謀所以間之人主不覺每墮其術中如弘恭石顯之殺蕭望之也由是類推以遠言近以内圖外中朝若此百姓何以寧哉又引葉公語結之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案仇鄭讀逑匹也據詩君子好逑公侯好仇仇與逑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敎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克能也由用也　孔氏穎達曰此言君不信用人也

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者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

則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唯親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詩君陳尚書篇名引以證不親其所賢也　馬氏睎孟曰言賢則知賤者爲不肖之行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從之蓋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焉其好之心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旣已得我而反不用我至於君陳所言

其理亦猶是也　陸氏佃曰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今如此雖欲不煩得乎

存疑陳氏澔曰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案陳以仇爲讐非詩意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夫音扶易竝音異費芳味反鄭云或爲哼或爲悖大音泰兌作說逭胡玩反吉讀告天作先相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溺謂覆没不能自理出也人不溺於所敬者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

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孔疏口出虛言而無寔口惠不難失在煩數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民難卒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君子慎所可褻乃不溺越之言蹷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毁敗虞主田獵之地者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

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巳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當作說兌命傳說作以命高宗者衣裳朝祭之服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巳不害人也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　呂氏大臨曰

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人罹沒於患禍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至柔之物民狎而玩之則雖巨川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達而已若於已則費於人則煩過言之甚至於害德喪身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愚故蔽於心而不可理喻且賤故多鄙怨之心上不敬而慢之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溺人

也引大甲言爲政者如虞人射禽張機省括而後發
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哉兌命言庶政不可不
慎也大甲言禍患之溺莫非自取也尹告言君以忠
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引書爲證與書文小不同
義無所害　方氏慤曰前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
子者君子上下之通稱　馬氏晞孟曰禍故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蔽於所褻而不知加慎以爲
慮此其所以至於没溺而不知悟也費者言其無實

煩者言其無節言之非艱故易以出斯言之玷不可磨故難以悔蔽於易出以爲常不知難悔以爲慮此君子所以至於溺也敬者御民之道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不能莊以涖之而乃慢易以犯之此大人所以至於溺也衣服者所以命有德不可以命非其人故在笥言藏之而不輕於與人也干戈所以討有罪而不可以伐非其罪故省厥躬言當恕之於已然後可以責諸人也甲冑

所以自衞干戈所以敵物天作孽猶有可違之理蓋脩德則可以消天變禍自己求無所逃於天地之閒也　陸氏佃曰閉則不能受人鄙故係吝怨毒難解

存疑鄭氏康成曰德易狎而難親者言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

存異孔氏穎達曰早賤小人居近川澤愛玩於水多

所覆没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没如溺於水案鄭意以口恵人疏謂以口傷人意正相反又似以水譬口合兩爲一疏例無此

辨正吕氏大臨曰先儒以德爲人之德易狎難親豈德之謂耶方論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别無庸以有德厠其閒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

小民亦惟曰怨好並去聲勞鄭去聲今如字雅今書作牙資今書作咨屬上句鄭讀至屬下句

祈書作祁案陸氏曰詩無上五句餘在節南山篇而無能字或皆逸詩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

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孔疏周禮小宰職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

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

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别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

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

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誰能秉行

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孔疏卒盡也先正謙退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今無有如此之人案朱子詩傳不自爲政而以付姻婭之小人卒使受其勞病勝鄭此註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作牙假借字君牙書篇名周穆王司徒君牙作案梅賾古文尚書是王命君牙爲司徒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孔疏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民相須養人之道不可不愼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敎令之言分

明且清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詩逸詩也書言民心難稱君政雖當人怨不已是治民難也　呂氏大臨曰引詩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引君牙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況君之政教乎　方氏慤曰民以君爲心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内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荀子曰君舟也庶

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之謂也　陳氏祥道曰詩言昔吾有先正居人上者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也唯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譴移於下故詩人傷之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運正而時之失中民猶怨咨

則爲上者可不敬乎

通論呂氏大臨曰天下無一物非我故天下無一物不愛我體或傷心則憯怛理之自然故大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豈勉强之所能爲也體完則心悅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憯猶民病則君憂也所以安危存亡者亦然可不慎乎

存異鄭氏康成曰資當爲至齊魯語聲之誤也祈之

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案君雅依古文尚書則末脫一谷字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類謂比式　孔氏穎達曰此明下之事上當一其守　陳氏祥道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　方氏慤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

以副於其言也　陸氏佃曰不壹無以統之無類無應之者

案臣之告君孰不以正然身者言之本自處以義則身正而言之於君亦信而樂從身不正不能事事皆出於義其發之言者與行絶不相類而望君之信從不可得也諸儒忘却下之事上句故説多膚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

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有之行去聲是以陸本作是故鄭云精或爲清知如字一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精知熟慮於衆也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納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孔氏穎達曰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法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質而守之親之畧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成王戒

君陳之言詩曹風鳲鳩篇言善人君子威儀齊一證爲政須齊一也　呂氏大臨曰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如是者人歸於一而不可變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生舍生而取義則不義之名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者也親之者學問不厭者也由多聞多志而得之

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畧而行之畧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君子之學必致一不致一則二三一者何理義而已以吾之所同然合人之所同然而已引書言當謀之於衆取其同然也引詩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陳氏祥道曰志者言行之所從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馬氏晞孟曰聞之志之則言有

所擇而言無所妄此言有物也知之則可以行知之已精而又畧而行之則行有所擇而行無所妄此行有格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

案鄭訓質爲少不如呂氏訓正爲確言有物言皆至當之理行有格不踰規矩之中生必行其所求之志即死亦不變平生之所守而遺不令之名也要其所以然者則有學焉多聞多志者學之博必求其正者

擇之精然後取其至要者而行之所謂守之約也庶言同則言有物可知其儀一則行有格可知注疏連上章爲一節陳澔本從之徐師曾分二章今案記者之意相承而子未必一時之言故從徐本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能好之好去聲正鄉讀曰今如字鄉許亮反又如字惡烏路反仇詩作逑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方喻輩類小人徼利其友無常

也邇近也仇匹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爲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不惑而遠不疑也詩周南關雎篇斷章云以好人爲匹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

陳氏祥道曰君子小人異道故正人君子好之而小人毒之　方氏慤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

人又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有鄉有方言取舍之有常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通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　胡氏銓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惡之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正當為匹匹謂知識朋友

案鄭氏以正為匹然小人亦有同惡相濟者寧盡相毒耶不如陳說明確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上惡烏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此近徼利也攸所也言朋友以禮儀相攝正不以富貴貧賤之利也　孔氏穎達曰

此明交友之道以賢而貧賤則輕絶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絶之是惡惡不著此貪利之人也詩大雅既醉篇美成王太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 陳氏祥道曰貧賤者人之所易絶於其所易絶者而不絶然後爲好賢之堅富貴者人之所難絶於其所難絶者而絶之然後爲惡惡之著也 方氏慤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絶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

必貧賤茍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

通論陸氏佃曰相好仁也相攝義也相好主内君子

好仇是也相攝主外攝以威儀是也

案重絶富貴如揚雄蔡邕茍彧輩所以貽萬世羞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歸鄭云或作懐好去聲行户剛反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孔

氏穎達曰此明君子唯德是與詩小雅鹿鳴之篇周

忠信　馬氏晞孟曰有忠信之德然後將之以惠禮也茍無忠信之德而行之則君子不自畱焉　呂氏大臨曰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故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周則徧徧則公比則有所附有所附則私

通論陳氏澔曰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畱之於已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　孔氏穎達曰言不用留意此等人

案惠小惠德大德處我以禮物雖微亦德也惠而曰私非以此嘗我卽以此豢我矣私惠不歸德謂小惠不足爲德也君子不留如子思不受鼎肉孟子不爲貨取是也鄭氏在公禮小物上說又以留爲留此人似誤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詩作斁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内新時不見射厭也言采葛為衣服之無斁言不虚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詩周南葛覃之篇　馬氏晞孟曰言有實於此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無其實也

陸氏佃曰軾言前敝言後

存異呂氏大臨曰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

案軾在車前車不止軾而先見其軾有其全必有所先見也衣之初服未至敝而終見其敝有其始必要其終也以興言雖隱而必闡行方始而必成之意引詩證衣則車可知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行從則行之行並去聲寡鄭讀顧今如字玷丁簟反奭音釋尚書今文作周田觀古文作割申勸文書作寧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猶隨也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玷缺允信也展誠也奭召公名君奭尚書篇名

孔氏穎達曰此明重言行之事言在於先而後隨

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君子言行相顧則人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也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詩小雅車攻篇美宣王詩君奭書篇名周公告君奭之辭也　呂氏大臨曰飾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者所行必僞故不可言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而已不可失吾信使民之稱美惡不敢有所大小而失其實也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言君子

非信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有誠信之德爲天所命況於人乎

案人有小善言必飾而大之其夸飾在言人有大惡言必飾而小之其掩飾在行然言行相隨聽其言者必考其行言不可飾也觀其行者必察其言行不可飾也是故君子寧寡於飾僞之言而務實行其爲善去惡之事惡日祛而小善日積而大使發於口者無不可信之言而民亦自從而化之矣引詩大雅以證

寡言小雅以証成信引書以証民皆化於君

通論呂氏大臨曰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飾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寡當爲顧聲之誤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與此三者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孔疏今文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古文衛賈馬所注者以文從壁中出故謂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蓋割亦聲相近

陸氏佃曰先儒謂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故曰其集大命于厥躬

辨正陸氏佃曰寡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可得也所謂周田虞芮質成是也

案古文前人多疑之若此記所引今文作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古文作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周田古無訓辭陸氏乃以虞芮質成言之其說亦似但周田字既無確詁又不若解割申勸者之說爲恊也緣屬

伏生所傳特存之以俟精者至博士之說則不可爲訓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與平聲兌讀說鄭云純或爲煩偵周易作貞

正義鄭氏康成曰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

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恒之德也純或為煩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孔氏穎達曰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況於凡人乎詩小雅小旻篇刺幽王數誣卜筮說命傅說告高宗之辭言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易恒卦九三六五爻辭引之以証無恒其行惡也

呂氏大臨曰德歸於一則有恒二三則無恒鬼

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潔成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 馬氏晞孟曰婦人無攸遂在中饋吉德不可以無恆夫子以知率人德不可以無變所謂婦人之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而凶與此合

存疑鄭氏康成曰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 孔疏此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恆言若爵此惡德

之人立之以爲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需此惡德之人主掌祭祀是不敬鬼神雖得其福貞問也問正爲貞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斡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孔氏穎達曰南人殷掌卜之人案孔疏無鄭答弟子曰南人南國之人

陸氏佃曰民立而正正讀如政民立而正事純即書所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也而祭祀是爲不敬即書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也爵罔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可謂善矣然祭祀爲不敬則事煩不能不亂

事神難矣事煩讀如事神之事雖然恆其德矣不知化而趨變是亦凶而已矣故經合二爻以爲一

案書兌命之意言無恆之人是謂惡德朝廷爵命罔有及者則民亦惟立汝正事改惡脩德可矣若純求之祭祀以希爵命鬼神聰明正直而諂瀆之是謂不敬也祭愈煩而心愈亂以此事神不亦難乎下又引易見所謂恆者非拘固之謂可與立又當可以權以足上文之義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九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

奔喪第三十四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别録屬喪服寔逸曲禮之正篇也奔喪禮屬凶禮鄭氏云逸禮者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藝文志云後於魯淹中（案即孔子壁中）得古文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

禮正同是則奔喪禮在十七篇外故謂之逸禮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案古人期功皆棄官奔喪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韋義楊仁以兄憂去譙元弟憂去賈逵祖憂去原未嘗不奔也但去職必待君命或請之而君許或請之而君不許則外從公事退而私喪之如其倫耳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孔疏以下別曰唯父母知此兼五服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也

案行百里者痛親之變竆日之力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此篇總明奔五服之喪此論初聞

之節巳下論奔喪在路至其國竟奔赴之節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舍音赦竟音境下同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展冒昏彌益促言唯著異也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至竟哭感此念親孔疏聘禮行至他國竟上誓衆使次介假道是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辟市朝爲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孔疏以下別言

望鄉望門知之若母之喪哀期亦同也　自是哭且遂行　孔氏穎達曰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有人代己則可行也

案見星不夜行慎守其身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且親未葬亦毁不滅性之義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為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不得奔喪者聞喪而哭又為位更哭也

餘論黃氏乾行曰人子遭父母之喪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勞於王事則有不遑將父母之懷及其死也殉於王事則有未得奔喪之禮其成服而行也有感而哭則有不勝哀慕之情忠孝兩盡此人道所以為至也後世此義不行親存則絶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温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而不去布置姦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之於宋者君亦何

賴也吁可歎哉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鄉許亮反踊音勇絞古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孔疏下云三日成服知此未成也

素委貌深衣孔疏大夫已上素弁此據士庶也以女人趨喪縞總布深衣知男亦深衣

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已殯者位在下孔疏

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知殯畢位在下但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仍升既殯則長在阼階之下也

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㠯踰日節於是可也 孔疏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侇於堂降成踊襲絰於序東在家之小斂當奔喪之又哭則宜又哭乃絰令不於又哭以巳踰日節也 又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 孔疏言成儀節度與在家同若帶絰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 不散帶者不見尸柩 孔疏士喪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此奔喪初至即絞與在家異也以既殯不見尸柩故也 凡拜賔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孔氏穎達曰此巳下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升自西

階者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括髪袒者喪已經日不弁纚故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髪素委貌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賔此既親拜賔知是主人也襲經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墻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前送賔畢而反位後送賔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　陳氏澔曰序東

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凡拜賔皆就賔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己先所即之位而哭踊也

存疑陸氏佃曰拜至拜送禮也不言拜送文畧也送蓋於門内而已

案士喪禮賔出主人送于門外則門内之說非也　陳氏澔

曰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要絰也

案禮成服乃絞垂雜記異居兄弟猶始麻散帶至三日成服乃絞豈有斉父母之喪不散帶而遽絞垂者

考儀禮士喪記既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在襲絰前

注絞帶象革帶者此奔喪無馮尸禮故襲加首絰乃繫絞帶而加要絰之散垂於其上變於在家也陳謂加要絰尤誤若已加要帶則象革帶者可加於大帶之外乎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闔戶臘反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倚廬也　彭氏絲曰衆主人謂諸子兄弟謂衆兄弟

案士喪禮主人送賓不言入下遂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則主人出送賓不復入也故此亦止言衆主人而不言主人

存異陸氏佃曰據不得奔喪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相者告就次次所次之處鄭氏謂爲倚廬則齊衰以下亦曰告就次何也

案斬衰者居倚廬齊衰者居堊室在倚廬南皆次也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耳此爲父自當居廬非

誤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

拜賔送賔皆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孔疏皆升堂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也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案夕哭不踊故不數此云三哭彼云三踊也小記并夕哭不踊數之則云五哭三袒三日三哭之明

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孔氏穎達曰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也

通論陸氏佃曰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奉尸夷於堂主人髽帶經士喪禮亦云此奔喪禮始至之日既襲經絞帶可謂成服矣今曰三日成服則以明日括髮袒又明日猶括髮袒始成服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為於偽反

正義彭氏絲曰非主人謂齊衰以下之喪者非喪主也如父在奔母喪若奔祖父母喪父為主已不得為主人也則拜賓送賓皆父主之故云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陳氏澔曰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

案喪無二主即衆子奔父母之喪亦必適子為之拜賓送賓

奔喪者自齊衰巳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咨衰音摧免音問下俱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孔疏主人惟饋奠有事乃升堂尋常無事在堂下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孔疏父母之喪至喪所乃改服齊衰恐是輕喪在路已改故稱麻見必至家乃改服也凡袒者於位

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孔疏麻即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此麻

乃袒變於為父母也孔疏上父母之喪先袒括髮乃襲經又哭三哭亦

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

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孔疏

禮以變為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敬賓故變也此骨肉則哀矣不須為變也於此乃言

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孔疏平常五屬入哭與主

人為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不係之初哭者見三哭猶然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奔喪齊衰巳下之喪主人待之之

事　陳氏澔曰齊衰以下入自門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免麻謂加免於首加絰於要凡袒與髽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賔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之異於男子與賔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踴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踴賔客之是待婦人為賔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

雖以賓客待之亦爲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
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
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令此入闈門以婦人雖
是外成以奔夫屬不得全同女賓是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
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
括髮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

則同　孔氏頴達曰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彭氏絲曰此雖謂適子禮亦謂父歿奔母喪者若父在奔母喪則父主之

通論孔氏頴達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於又哭不括髮而免也

案奔喪明日又哭象小斂母喪在家小斂而免故奔喪又哭而免也上文奔父喪有由入而升升而坐哭坐哭而降之節此言降則入升坐哭可知上言襲絰於序東對下帶而言則首絰也此言襲免絰於序東對免而言則要絰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髽側瓜反拾其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

面階也孔疏雜記升自側階婦人入者由闈門孔疏闈門東邊之門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已下婦人皆從闈門入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孔疏士喪禮婦人髽於室既殯之後室是神之所處故髽於東房此婦人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變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踴賓客之　孔氏穎達曰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踴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

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孔疏在家者非適子此奔喪者親拜賓為主人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孔疏已下除喪後歸為父母袒明葬後歸為父母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孔疏於此墓所更無事

孔氏穎達曰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

案葬至壙袒為下棺變也此之墓不袒不見尸柩也

下入門袒於墓不見猶可也至入門弗見也升堂又弗見也曾不得一親奉尸柩也故必袒以致其意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賔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有賔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賔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慼已久殺之

也孔疏但云括髮不云袒　逸奔喪禮説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孔疏明日之朝為五哭五哭之後不復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　孔氏穎達曰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則為四日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為五也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

已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五哭也　陳氏澔曰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通論陸氏佃曰春秋傳曰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何休謂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然則三日成服拜賔送賔皆如初亦事畢也而不言則喪尚新未忍言也

存疑陸氏佃曰於五哭告事畢者成服前兩日朝暮

哭成服之朝又一哭凡五哭奔喪成服奔喪之事畢也案暮哭不數陸說非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孔氏穎達曰鄭恐壹括髮是墓所故明入門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齊衰已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賔則主人拜賔送賔賔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賔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上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衍字也孔疏父喪

重不袒齊衰已下喪輕乃更袒非其宜故知袒字衍

孔氏穎達曰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已下喪禮齊衰已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已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已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

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

案此襲字當是衍字上子奔父母喪在墓不袒不應齊衰已下有袒也

通論方氏慤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已下則西面者蓋北面哀之隆西面哀之殺　陸氏佃曰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且上言袒先成踊袒在成踊之前此言襲後成踊襲在成踊之後言

與主人哭成踴則隨主人踴不拾主人之踴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袒言髽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也孔疏經文直言免麻於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踴髽下既稱髽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已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也經稱髽者容有齊衰重爲之得髽故言髽 陸氏佃曰於齊衰言袒則父喪袒可知於父喪又哭不言袒上下比義可知

案禮有遞殺上子奔父母喪括髮袒又哭三哭亦如之齊衰以下則免袒又哭三哭亦如之此及殯者也

若不及殯而之墓則括髮不袒注謂為父母袒歸入門括髮袒又哭三哭則括髮而已是不及殯者殺於及殯齊衰以下又殺於其子在墓又殺於在家也此齊衰以下本殺於子不及殯則又殺矣故哭於墓則免麻而不袒惟歸入門則括髮袒而已餘則不當袒而記乃兩言袒則豈有親喪不袒而齊衰以下反袒者鄭以袒為衍文其說是也陸泥於記文遂憑意以駁鄭曷不取上下記文而一究其遞殺之節耶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孔疏當須速奔也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

是可也孔疏士喪禮小斂乃經此亦當於明日又哭乃經令於聞喪日之又哭即經者以赴者已踰其日節也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孔疏官府館舍賓之所專亦言可作廬故禮畢亦告就次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孔氏穎達曰此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於此有賓来即拜迎之去即送之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為又哭於此哭後乃經

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於五哭不云告事畢禮文畧也　陸氏佃曰乃為位乃者難辭也著為位於此不得已也　陳氏澔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東即主人位孔疏東方是主人之位如不

及殯者也孔疏上言不及殯先之墓遂除除於墓而歸孔疏鄭恐來家乃除故明之

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孔氏穎達曰此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之節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向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髪袒如不及殯之時也主人亦謂在家者著平常吉服服除哀殺故不踊也　方氏慤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已過禮亦為之殺也　陳氏澔曰袒

絰者袒而襲襲而加絰也

案此獨袒於墓者以除於墓而歸至家無所用袒故於墓一袒少伸其哀也歸者踊始見親墓也主人不踊喪禮已終也除喪而後歸此又變禮中之變者即云君命有奉使之事聞變即逹逹即奔喪君子愛其親亦不奪人之親也其或行人被拘金革未息至萬萬不得已者通其變使民不窮不可使忘親者以除喪後歸之禮為口實

自齊衰已下所以異者免麻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明齊衰已下除服後奔喪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

案為父括髮為母一括髮為齊衰已下不括髮皆以漸而殺之義髮實受之父母自當僅為父母用之耳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已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

者告事畢成服拜賓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

已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

喪之處齊衰已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卒猶止

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託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

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

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　孔氏穎達曰前云三日

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此數夕哭為五哭者謂急欲

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蚤了故三日五哭而止也

陳氏澔曰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主人出送賔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賔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賔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己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賔亦與之哭而拜之　陸氏佃曰事畢之後容成服矣而後賔至亦拜亦送也

案此節末成服拜賔四字疑是脫簡或有闕文當是三日五哭卒遂歸成服主人拜出送賔故鄭云急奔喪也對下至家成服觀之可見

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　孔氏頴達曰以外喪恩輕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齎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

案若字作轉語則上節乃就家近而無俟於成服者

言之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

案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輕者哀淺故哭遲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

者雜記謂本齊衰者降服大功案雜記兄弟之喪大功已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蓋以上則該齊衰而見又較近於望彼約畧之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案末句今本逸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言一哭而已則不為位矣孔疏此本無服故但哭不為位朋友欲奔

孔氏穎達曰此明無服之親其喪故先一哭若已久則聞朋友喪不哭

聞喪所哭之處

通論孔氏穎達曰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熊氏云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與此不同亦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是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

方氏慤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别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别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逺焉

存疑孔氏頴達曰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亦通也

凡為位不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張子曰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若在他所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剥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　又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

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存疑陸氏佃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

莫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與大夫明

日又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莫哭

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

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　陳氏澔曰九哭

者九日餘倣此

案始死哭踊襲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士襲無踊則三

凡夕哭皆不踊不數朝哭無踊亦不數天子七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凡九也諸侯五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凡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朝哭踊為五若臣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為位而哭數亦象之陸不數始死襲斂而數朝莫哭陳不數莫哭惟數朝哭謂九哭九日似與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義違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存疑鄭氏康成曰哭其舊君不敢拜賓避為主也

案此疑是大夫在家聞君喪即哭有來弔者不敢拜之避嗣君也哭問故即趨喪矣或諸侯以朝會出竟於他國世子國卿必出迎喪而諸臣次於公宮以哭異國有聘臣或過賓來唁亦不拜賓避嗣君也注謂舊君疑未必然也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衆聘禮赴者未至哭於巷不為位也哀於館未可以

凶服出也赴者至則裒而出於時可以為位矣而猶

不敢拜賓避為主也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族親婚姻在異國者　孔氏穎達

曰此謂與諸侯異姓之婚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

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也

案鄭釋兄弟為婚姻似未盡盖或有兄弟之在他國而未仕者所謂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者也若在他國已仕則如舊君

餘論孔氏頴達曰若與諸侯同姓皆服斬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姑姊妹之女來嫁國中者則有服雜記諸侯之外宗猶内宗是有服也

凡為位者壹袒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於禮止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

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孔疏此謂斬衰已下之喪初聞喪應為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若為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前文所云者是也　陸氏佃曰凡為位者一袒所謂凡為位即位袒成踊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孔氏穎達曰此論哭所識者

與死者相識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皆賔主拾之主人在墓左西鄉賔從外来而北面踊主人先踊賔從之　陳氏澔曰所識巳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賔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賔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於家於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各主其喪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父母沒親同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從父昆弟之喪　孔氏穎達曰此論同居主喪之事父為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祔則宗子主之父母喪推長子為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

案同居凡喪父主之統於尊也兄弟之妻子各主其喪不相統也親同長者主之亦統於尊也不同皆親

者主之亦不相統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孔疏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孔氏穎達曰此論小功已下之喪既除喪後而始聞喪之節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孔疏此論哭無服而為位及弔服加麻也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孔疏爾雅婦人謂夫之兄為兄公兄公於弟妻不服不為位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尊絶之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孔疏族姑姊妹元是緦麻既嫁而無服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孔疏族伯叔父族兄弟之等皆服緦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孔氏穎達曰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絰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　孔氏穎達曰此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大夫來弔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後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士來弔奔喪者初亦袒襲衣後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也

問喪第三十五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别録屬喪服　吴氏澄曰此篇前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問喪禮歛袒免杖之義服問三年問是專問一事故問字皆在下此篇設五或問問喪事故問字在上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

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依注爲笄纚笄古兮反纚色買反又所綺反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鴆反怛都達反腎市軫反糜武皮反粥之六反飲音蔭食音嗣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父母也孔疏凡親包五服此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之親也

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孔疏笄謂骨笄纚謂韜髮之繒親始死去冠孔疏猶存笄纚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孔疏小斂乃括髮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孔疏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之裳前孔疏衽小要屬裳處當旁而云前者扱深衣前衽于帶以

妨號踴踐履於前故云前其實扱處當衽也　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　案腎主哀哀甚則腎傷故無以滋木而肝乾且涸金而肺焦也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悲哀在中變形於外言人情中外相應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踴悲哀疾痛之意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也故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陸氏佃曰扱上衽則以有辟踴之端焉交

手哭捧心而哭發胷擊心在斂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為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

存疑孔氏頴達曰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飲食之

案孔以孝子三日勺水不入口故以旁親言其實鄰里之飲食為孝子恐其以毁滅性故檀弓言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鄰里之義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

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斂力艷反樞其又反惚亡本反殷音隱壞音怪辟婢尺反下同上時掌反復扶又反下同悵敕亮反愴初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絶地辟拊心也孔疏爾雅釋訓文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望望瞻望之貌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說反哭之義也　孔氏穎達曰爵踊似爵之跳其

足不離於地如壞墻言將欲崩倒也汲汲促急之情皇皇意徬徨也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意若人之逃不復来也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　朱氏申曰無數者哀戚之至無節奏也婦人不宜袒㸐其褻也故發胸而擊其心此明反哭之義入門不見上堂不見入室不見皆皇皇意　吳氏澄曰此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

之柩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懣與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男踊足起而高女踊足不離地殷殷田田牆崩倒之聲存異陸氏佃曰殷殷踊也田田懇惻也 朱氏申曰殷殷言其色之黷田田言其心之野 彭氏絲曰殷殷田田皆謂女子

案哭踊當有節而始死無數未可以節也至迎賓不

哭成踴三者三則有節矣

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徼古堯反壙古晃反苫始占反草也枕之䕃反塊苦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廟享之說虞之義成壙居廬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為入宮勤謂憂勞 孔氏穎達曰反哭之後虞祭於殯宮

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葬後猶居倚廬寢苫枕塊不敢入處室也哭泣服勤明終喪思慕之志非詐偽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陸氏佃曰祭之宗廟所謂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哭泣無時若三哭五哭先王為之節耳　吳氏澄曰心悵恨愴悽怳惚嘆慨皆失志無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寘祭以安之　方氏慤曰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内哀

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牀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匍音蒲匐蒲北反又音服衰色追反為於偽反斷丁段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者怪其遲也孔疏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

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　孔氏穎達曰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大夫以上則小斂也　方氏慤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

稱家室之計謂稱家有無而為之計有毋過禮無亦不以已儉其親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　孔氏穎達曰此明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　方氏慤曰露肉體而袒衣為肉袒

通論孔氏穎達曰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黃氏震曰袒而割牲蓋袒衣而非肉袒　陸氏佃曰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於肉袒者露肉

門令其言若此何哉曰凡臣子為尊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嫶也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禿吐禄反傴於縷反一音紆跛補火反錮音固稽音啓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

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　孔氏穎達曰童子不緦此喪服正經之文引之言不為族人著緦服也惟當室之童內為父母著

免乃有族人緦服是緦服由於著免也當室則免而杖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　方氏慤曰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緦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劉氏曰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為喪亦不免以其原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唯當室童子則否

案童子居父母喪未冠則不免不杖惟十六歲以上

不忍以未成人喪其親乃有因喪而冠者故曰以喪冠者唯三年之喪可也若武王既葬而冠成王則在三年喪限中已與因喪而冠即免而杖異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苴七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杖者何怪其義各異也答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　孔氏穎達曰父是尊極故言苴惡之物以為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

母屈於父不同自然苴惡之色故用削杖其杖雖削
情同於父桐為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
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為父桐節在内内陰之類故為
母　陳氏澔曰苴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
或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
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羸力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為時
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

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杖避尊者之處（孔疏堂上是父所在尊者之處方氏慤曰不敢以扶病之具感尊者之情）也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孔疏不以促遽感動父情使之憂戚冀不悲哀於父也）　陸氏佃曰父在不敢杖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隆母如父是之謂野

案儀禮論杖尚有爵與擔主二義此未之及見喪服

四制篇

服問第三十六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服問者以其善

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别録屬喪

服　陸氏佃曰退問在下著服多微辭與昏問有

不盡也據問喪在上　吳氏澄曰此篇與喪服小

記篇内喪服一章相類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為於偽反下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皇君也孔疏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令曰皇明係此婦所尊　案父死稱皇考母死稱皇妣夫死稱皇辟則皇者死後所加之尊稱

諸侯妾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

孔氏穎達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辯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

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　陸氏佃曰謂之皇姑著死而後稱姑避小君也先儒謂春秋之義妾母稱夫人若小君在上堂稱妾下堂稱夫人　朱氏申曰姑庶子所生母也據其妻所稱故曰姑尊之故曰皇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非

服差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正義孔氏頴達曰經惟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蓋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陸氏佃曰婦之黨為昏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又各謂其外家之黨為外兄弟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為兄弟小功以下

親不足言也謂之兄弟可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

孔氏穎達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

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

無服而有服也

案舅之子曰內兄弟姑之子曰外兄弟對本族言亦

通曰外也禮為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為舅及舅之

子從母之子皆緦妻之從服無明文此豈以公子被

厭無服而妻之從服猶服故明著之與鄭以為外祖父母從母似未安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　孔氏穎達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陸氏佃曰公子不服其母故為其妻之父母無服喪服傳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

總論馬氏睎孟曰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為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孔氏頴達曰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　吴氏澄曰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再娶己母義絶子雖不絶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絶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己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己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己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己母之黨故不服也

存異陳氏澔曰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

㫅喪服傳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母無服所謂施報是也則豈有繼母死而服出母之黨者陳說殊舛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

正義鄭氏康成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孔疏三年既練要之葛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喪既葬其帶亦然但父帶為重故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孔疏男子

首空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腰帶期之麻帶也為父既練衰七升孔疏閒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母既葬衰八升孔疏注誤當云七升閒傳云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為母衰七升也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也孔疏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八升者是正服九升者是義服也功即麤也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孔氏穎達曰此三年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

案此節文義謂三年之喪既練則首經除身服功衰而要帶之葛亦自五寸八分弱而殺為四寸五分強

矣於此遇齊衰期之喪則有本之麻得變三年之葛而齊衰之麻帶五寸八分弱亦大於此則易三年之葛帶而帶期之麻帶若既葬而易葛又所殺之數與此正同則帶三年之故葛帶服三年之功衰惟首無經則初服經期七寸二分受服五寸八分之經耳

通論孔氏穎達曰皇氏云此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為前三年之喪為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也知期喪未葬以前得為三年練祭

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頴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頴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頴之前得為三年之喪而後練也　又曰經稱三年之喪則父為長子及父卒為母皆是三年故不特言父衰也若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　張子曰三年既練期既葬服功衰大功喪亦如之謂若三年既練期大功既葬止當服其既練功衰不可便受以小功

布也以此三年無受小功之節練衰除則自當服以
小功練衣必是煅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言功衰功
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
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
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
內也練衣當既葬之後受以大功之喪及既練也煅
煉其衰而已或既練則以大功之布而為衰或衰而
加煅煉此則繫其有無也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

下文云練冠又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又曰云服其功衰者盖謂當練而服後喪之衰即用七八升則前喪易忘故反七八升之衰也又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盖未祥之前尚衣經練之功衰爾　黄氏幹曰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為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為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

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案閒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橫渠張子曰練衣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衰心之遽忘也

案男子無葛首絰之時惟婦人斬衰既葬首絰易葛

七寸二分練又受以五寸七分零此非言婦人安得有葛絰必誤衍無疑也又本文言三年之喪謂父母也期之喪謂諸父兄弟也即鄭注亦未嘗言三年之喪専指父此期之喪謂父雖死母猶降期也注言及母者謂母是齊衰三年與諸父兄弟之齊衰期者受服粗細不同未嘗謂此期之經専指母也孔賈同時而喪服賈疏謂父喪未終而母死猶期謂此期之經指母誤矣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殁喪而母死其除父

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母之喪服則母得申三年明矣又婦出父母之喪未練則三年是服未除即可申也然則母喪未除而父卒即得申三年矣　又案三年喪中遭喪變服之節其畧有三間傳曰輕者包重者特在三年之喪既葬而遭期之初喪則以期之麻帶易三年之葛帶以其時首尚服三年之麻經而期之麻帶又與三年之葛帶粗細正同雖易新麻亦正以包舊葛故易之耳此變服之一節也雜記云有

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以此而推三年喪既練而遭期之初喪則直以新麻易之可知此變服之又一節也葛帶之粗細雖同而以父葛為重今三年之喪既練而期喪值既葬之時亦當易麻帶為葛帶矣此時既不得以期之新葛猒三年之舊葛又不得以期葛之小者包三年葛之大者故前此雖皆變三年之服今仍反服三年之故葛帶而惟絰期之麻絰以服其功衰也此變服之又一節也變服雖多端

然即此可推類而通之矣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孔疏大功既葬葛帶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四寸有餘是大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當有絰亦反服其故葛帶絰期之絰差之宜也案鄭意謂大功不變期絰是差次之宜孔疏誤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孔疏大功初喪首絰五寸餘應減四寸餘今雖變葛而首絰仍五寸是小大同也亦服其功衰孔疏大功初喪衰七升八升九升葬有十升今

仍父之七升也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絰帶皆麻孔疏閒傳云斬衰既葬遭大功之喪重麻知遭齊衰亦重麻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既葬者亦如期之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也此注亦指男子言　崔氏靈恩曰此承前經言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而合大功存異孔氏穎達曰大功既葬者首絰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絰既麤細相似不得為五分去一為帶之差故首絰同期之絰五寸有

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

案三年既練首經已除則遇大功之喪自可經大功之經而鄭言經期之經者謂上已兼二服之麻葛設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而又有大功之喪則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所不待言而首不便經大功之經者期既葬受服之經與大功成服之經皆四寸六分而齊重於大功則仍經期之經亦不以輕變重之意也崔說甚明孔因後鄭注閒傳引期之經

之誤謂要帶必殺於首絰五分之一今要帶既仍四寸六分若大功既葬首絰亦受四寸六分非要帶殺於首絰之例必進加期之絰乃可則下緦小功之絰更小而云因其初葛帶何説乎大功可進絰期之絰則期可進絰三年之絰小功可進大功之絰而五服皆亂矣

小功無變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

累重也孔疏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減重也　彭氏曰此言三年練後遭小功喪則冠衰帶俱不變也案不言緦無變者以小功推之可知至疏謂有大功以上之服而遭小功之喪彭氏又謂三年練後遭之者於疏義尤相足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　孔氏穎達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

并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

案此連下既練為義故孔疏即以練葛言之然不以既練冠其上而於中連言之者齊衰之麻既葬即得變三年之葛不待既練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案論服則斬齊重不可以大功變然麻重於葛故亦可以大功之麻變斬齊之葛而麻又有重輕有本之麻重無本之麻輕總之重可以變輕輕不可以變重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免音問去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孔疏如平常有服之倫免無不經孔疏免時必著經則大歛小歛之節

衆主人必經有不免孔疏既葬後虞及卒哭之節其但着經不有免以服成故也加經也

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麻之斷本者小功之喪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去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脱其經也每可以經必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當殯斂之節可經之時必為之加麻也既經則去之者謂不應經之時

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　陸氏佃曰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故不言小功而言斷本也

案上麻之有本節乃申上文大功亦如之之義此節又申上文小功以下無變之義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免音問稅吐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

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也　孔氏穎達曰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為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上云小功下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也前但云絰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如免則絰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

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也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改前重喪之葛也所以緦之麻不變小功者以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又曰麻絰有本為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鄭引雜記之

言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

案此乃記禮者恐人因上免絰之條誤以練冠為可易故言虞卒哭當冠而絰則即練冠加絰斂殯當免而絰則暫釋練冠加絰於免事畢仍練冠總以明練冠之不易也且不惟練冠不易即葛帶亦因其初也是雖緦於小功小功於大功其本服輕者且亦不相為變況緦小功之麻而得變三年之葛哉以有本為

稅即上文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之義有本乃稅

葢見斷本者之無變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竹丈反重直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

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孔疏本大功之親故重其殤也三年之

葛大功變既練孔疏雜記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齊衰變既

虞卒哭孔疏閒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凡喪卒哭

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縟耳孔疏縟禮文繁數也成人以上禮文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無文飾之繁故不變也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緦麻孔疏喪服傳文孔氏穎達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算如小功則五月緦麻則三月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下

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

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

案上文麻之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

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

不絶本

存疑孔氏穎達曰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

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畧無

虞卒哭之稅故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

故不得變也

案大功麻有本齊衰下殤降而在小功者猶不絶本

惟正小功以下無本耳此云大功長殤麻無本可疑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

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

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　孔氏穎達曰君為

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侯之君為天子三年也諸侯

夫人為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為君也者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則夫人為天子亦期也外宗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外宗也夫與諸侯為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來為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

通論熊氏安生曰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為諸侯

服斬為夫人服期二也此文外宗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三也内宗有二案周禮云内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一也雜記云内宗者是君五屬之内女二也注引喪大記證外宗之義

案内宗外宗之女未嫁從本服嫁於本國卿大夫為君為夫人皆期嫁於庶人則齊衰三月皆從夫也自此節至徃則服之出則否記上下内外相為之服諸

侯為天子斬以義制也

世子不為天子服為於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嫌也不服與畿内之民同也

孔氏穎達曰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為天子服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　孔氏穎達曰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三人既

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非此則不主也

存疑陸氏佃曰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妾

案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陸以為世婦下之妻妾矣大子即世子其妻為適婦大夫以下同而特言君嫡君尊或有異禮也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不世子不嫡也士為國君斬

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孔氏穎達曰大夫

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驂七南反乘音剩

正義鄭氏康成曰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　孔氏穎達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為服期今非夫人君為之服緦則羣臣為之無服也近臣謂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車右

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君服緦則此等之人亦服緦又曰天子諸侯為妾無服唯大夫為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君既服緦近臣得從君服是禮之正法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　孔氏穎達曰春秋之時不依正禮有以為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

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妾子立為君得尊其母立為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為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云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乎母以妾為妻非禮也故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鄭從穀梁說

存異孔氏頴達曰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若不為後則為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縁今以為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

案注所謂唯君所服伸君者葢以近臣之從服所以伸君之尊非以君服緦為伸也據喪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傳言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

祭因是以服緦也蓋以古者有喪服則不祭故先王恒慎於制服彼庶子為父後為母本無服以禮死於宮中者有三月不舉祭之法因以不舉祭之期為服三月之服庶子道伸而祭亦不至於廢非謂為父後始得伸三月之服也且據彼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為母三年此皆庶子之不為父後者若父在則厭於父而不得伸疏所引公子練冠之説是也至為父後則不敢服其私親故所服唯緦也孔誤以

唯為後始得服緦不為後則為母無服豈其未攷儀禮耶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錫思歷反為於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　孔氏穎達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若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行往弔卿大

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之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絰爲其妻者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其當殯殮之事亦弁絰也　陸氏佃曰當事則弁絰者據此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蓋當事而後弁絰也大夫相爲亦然者雜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絰

與殯亦弁絰為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彭氏曰錫衰謂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陳氏澔曰弁絰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絰其上

餘論朱子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曾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亦

嘗親臨自渡江以來一向廢此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朝直遥反稅吐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經重也稅猶免也齊衰謂不杖齊衰也　孔氏穎達曰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絰重故也以絰重縱往朝君亦

無免脫於絰也唯至公門已有不杖齊衰則脫去其衰絰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君子以己恕物不可奪人喪禮故君所以許臣著絰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喪禮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　孔氏頴達曰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絰也蓋絰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絰以差次約之

則大功非但脫衰亦免去其絰也

存異陸氏佃曰絰重也以禮該之下云唯公門稅齊衰凡所謂稅皆暫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案去衰猶不去絰何言吉服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音例本亦作例

正義鄭氏康成曰列等比也　孔氏穎達曰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陸

氏佃曰列若今例矣　吳氏澄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宫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為某人等齊衰章為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宫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

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足矣　陳氏澔曰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法者所以齊天下之過失然民之過失浩繁而不勝齊也故法不可以不省禮者所以辨天下之親疏然人之親疏輕重之不易辨也故禮不可以不簡是故制爲五刑以斷其罪而罪多者有

非五刑所屬則隨時而參酌之列為五服以定其喪而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故有從輕從重有服無服之別焉蓋先王之制必以五數舉其大者而畧言之五典五禮五色五味五行日用不可闕一焉易曰天數五地數五王者之政天地而已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